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四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實録一

復徵曰録收藉也事有散逸而無統者則收藉之使有可據也而摭述一人所歴亦謂之録古来帝王起居行事必有史臣為之登記付之史館為後来作史之凖然必據事直書不誣不隱故曰實録也後世諸

人有為祖父朋友乞言或曰述或曰行狀或亦曰實録焉

順宗實録卷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唐韓愈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引道二字）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正月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内）大歴十四年封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史云大歴十四年六月進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為皇太子）慈孝寛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隷

書德宗之為詩併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倉或作蒼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為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務刻剝聚歛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譖朝臣懪懼懪所江切諫議

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内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年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　丙申上即位太極殿册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寳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寛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祗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

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瘳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倉猝名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慼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辛未朔含元殿受朝元或作光還至別

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為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怳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為雖翰林内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益甚四十一字史云德宗不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卧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二十三日上知内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上學書於王伾杭人頗有寵伾下戉肓複出伾字王叔文

山陰人以碁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譎音訣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併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

入以詔名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詔下或無名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無任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紓為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鹵簿使或無兼字紓或作杼逵或作達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以或作已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

聖亦克脩奉周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為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䟽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

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顔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為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毁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强食　丙午罷翰林隂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三或作四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　已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使字可史作兼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辛亥史作卯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郎史作郎中左丞史作尚書右丞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為相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鐘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鐘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

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令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曰詔下或有詞一道字曰下或有京尹嗣道王字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或作暵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

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謟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强愎不顧文法文或作乃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苖以應官或無優貸字人成輔端為謡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

原令廷詬之原或作泉非是陵轢公卿已下陵或作凌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戌洪慶善云史作寅誤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令按前云上學書於王伾後云以侍書得幸于上則此當以史作侍書為是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為中書舍

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為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卷二 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聞參

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其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下或有闕字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于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買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常有農夫以驢負柴

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
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
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
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待或作得）
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有死或作必死）
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
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
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

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地上與字恐誤或賣產業是本文後改作割地而傳者不去舊文又誤增與字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

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横暴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駡或時留蛇一槖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饑渴賣者愧謝

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宫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奏或作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恱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嵗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遂或作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于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為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

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宫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别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户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别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别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叙用至是人情大悦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

詔聞下或有於字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　丙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

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或作餘如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或作籍或無藉字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為副以專之除之疑當作除已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臺至元衡

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是授　庚寅制（或有日字）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杜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

陵王某孝友温恭慈仁忠恕惇厚以容物寛明而愛人祗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祗若大猷惟懐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為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

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乃版切與報同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郢下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閤中矣佑或有鄭字郢等心知其不可或無不字非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

懼焉

卷三 起四月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册皇太子册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淳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温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寵笵罔不恊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惟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

纉洪業逮于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内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為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追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

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
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啟迪大猷安固洪業
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温文德協
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
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
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懐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巳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
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以下遞減一等文武常

參幷州府縣官子為父後者賜勲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贄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為郡王寧寬宥察寮等六男也　癸酉當作丑　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

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强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太師顔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歷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江或作浙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舘修撰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四年回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回紇以薦為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回紇子薦以秘書少監持節為使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

東回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恐誤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録靈怪集等　景寅罷閩中萬年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立或作以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産收或作牧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笑至是觀察閻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

殺人者可或作所　五月己巳史作戊辰無五月字以杭州刺史韓臯為尚書左丞左或作右　辛未史作五月己巳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主或作在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栅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為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史作丁丑以萬年令

房啟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啟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或無因字）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為容管經畧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即與湖廣故啟宿留於江陵（宿音秀留音溜）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啟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為尚書左丞（是日史作癸未）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皐為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尚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皐為鄂岳沔蘄團練觀察使仍日係甲辰下）

初皋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皋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為户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霑

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今按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讀疑因後來改修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例也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需字即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有此九字即上不當有不需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脫字謬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

令狐峘為秘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為賢為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歷八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奏峘為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

郎峘之判南曹晏為尚書楊炎為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為禮部而炎為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即或作則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無可奈何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

為衢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作者長告謂長假也）泌卒竇參為相惡其為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或無袜字或又作秣非是）映以為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秘書少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玄宗實録一百卷撰代

宗實録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峘時為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奬元和三年以修實録功追贈工部尚書（新史初峘受詔撰代宗實録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佖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

是月以襄州為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都督府恐襄下當有陽字）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卷四（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乙或作己）貶宣州廵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

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某或作闢）若與其三川（與其疑當作與其）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尚下或有以字）至聞士諤

士或作貶○今按士上當別有貶字遂逃歸　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

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至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或作入潁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

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

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

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

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

賊連破其黨大歴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

欲一試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

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

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

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勸或作勸下同自勸擁兵繼掠擁或作擁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女或作人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作因李正已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埇音勇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

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元和元年當作貞元二十一年）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與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皋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

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皐同贈故忠州别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　贄字敬輿吴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贄大歷八年及第時年二十又以博學鴻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一日或作日百非是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史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啟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

心昔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為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為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為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廻心喻𡈽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属

意旦夕竢其為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為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為常

州刺史且廹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别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結交以武當作與武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司馬温公云贄傳曰德宗殺參贄有力焉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獘非遠聖鑒明知乃斛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斛救甚至當時之

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己意猜之史官不悦者因歸罪于贄耳唐小說先實參所寵青衣上清者參死沒入掖庭因言陸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舊史同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戢通鑑作譏或作談戢彈或作彈戢延齡益得以為

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史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等而上文不言其所以得罪之由益脫漏也言事者皆言其屈皆或作多贄固畏懼至為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憶延齡前言即

廻馬而歸由是貶贄為忠州别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觧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温公云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贄論朝官闕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循職員致勞睿思巨小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無識面者避謗不

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子或作下非是）而城方與其二弟年容連夜痛飲（年或作并容或作密二字或作并容）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識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二句亦衍一句疑亦以修改重複而誤也今當削去識之者將四字）城揣知其意輒強與酒（輒上或有彊與坐字）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

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洲非是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想或作相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

賀曰朝廷有直臣（或作直言）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也字）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為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柢吏縱

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急切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
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
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
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
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
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名
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
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

求得城家縱當作蹤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郷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罪者罪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稅賦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

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横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按或作或非是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生或作甥或作男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舁音輿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

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揔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日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其

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内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諠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内離外有韋皐裴垍嚴綬等牋表垍當作均而中官劉光奇俱文

珍薛盈珍尚觧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
啟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名翰林學士
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誥而發命焉誥或作詰
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黄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
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
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
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
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

亭

卷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給今从史）而天祐匪降（匪史作不）疾恙無瘳（無或作弗今从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内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惟懷史作深惟）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温文

寬和慈惠（慈史作仁）孝友之德愛敬之誠（愛敬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今从史）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為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

乃命元子代于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册禮宜以今月九日册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册使門下侍郎杜黄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十一字史無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下詔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玆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

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祗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愼進升號位或作位體禮亦宜之良娣可册為太上皇后良媛宜册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册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説中上意

遂有寵因為上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吕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淩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吕洞相善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有成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三字亦脫漏也 茝昌亥切數遊止正買得名見諸往来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

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必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為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為散郎以恩時時名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為相其常所交結（常或作嘗）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或無至字）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

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啟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内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黙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喜上）（或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按杜詩用作捷或作戰）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流涕（歔音虛欷音希）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為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

范希朝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為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

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黄裳子壻與黄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缺執誼進士對策高等執誼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貞元元年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人騤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賕為人求

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内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頼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已或作以）豈可如此自毁壊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廹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為異同（約或作終非是）葢欲曲成兄弟爾（弟疑當作事）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

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詰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戌史作寅下同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册文曰維永貞二年二或作元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册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

疆（彊或作疆非是）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為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歷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政有二字疑衍）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沖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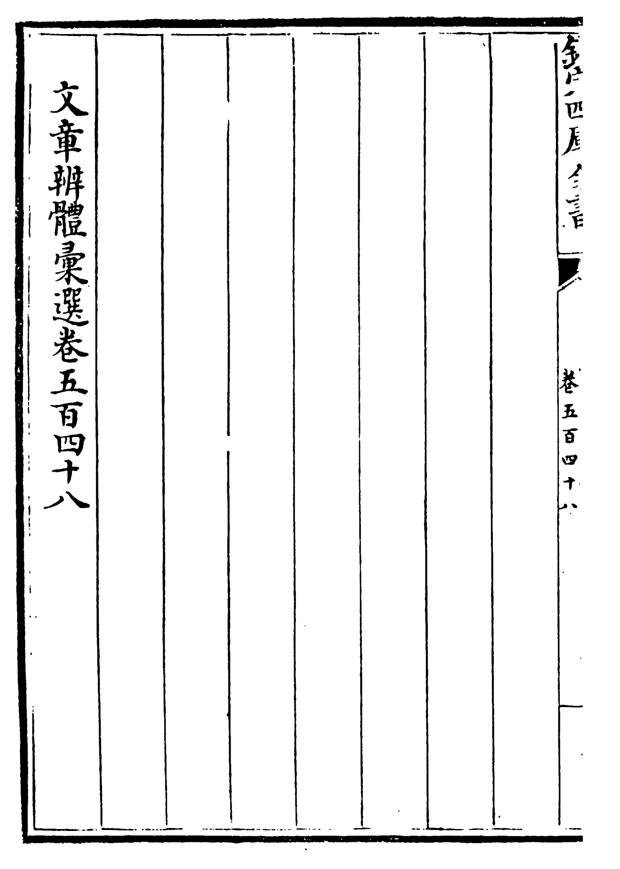
夙夜競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膺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歴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啟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於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誥曰朕聞（或作覩）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

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即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幾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

殷纘而承之不可暫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或作三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詔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詔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

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居或作君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九至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史廷眞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實録二

皇祖實録 唐李翺

公諱楚金諮議諮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叅軍又授貝州司法叅軍夫人清河崔氏父球兖鄆懐三州刺史公伯兄惟慎太原府壽陽縣丞性曠達樂酒不理家

產每日齎錢一千出遊求飲酒者必盡所齎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汝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為公曰不請非不能為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及在貝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無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二千萬錢入曰吾食貝州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姓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羣聚號呼斃之以丸石揚言無

所畏忌録事叅軍不敢禁懼謂公曰若之何公曰録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録事叅軍斯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君以威强不便於百姓百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某為使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兵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觀者杖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刺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貝州震恐後刺史至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貝州於是大理

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某觀叔賢於君某之質不敢與叔母比高下君之家和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第一子為戶部侍郎初戶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日必抱置膝下或泣而傷諸姪之安于叔母也如未失母時有子三人曰某祇承父業不敢或失夫人清河崔氏能以柔順接於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為已親焉翺生不及祖不得備聞其景行其見州事業親受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

伏以皇祖之為子弟時若不能自任也及涖官行事其剛勇不同也如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為子孫法葢聞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翀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顧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為之傳焉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明　李夢陽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使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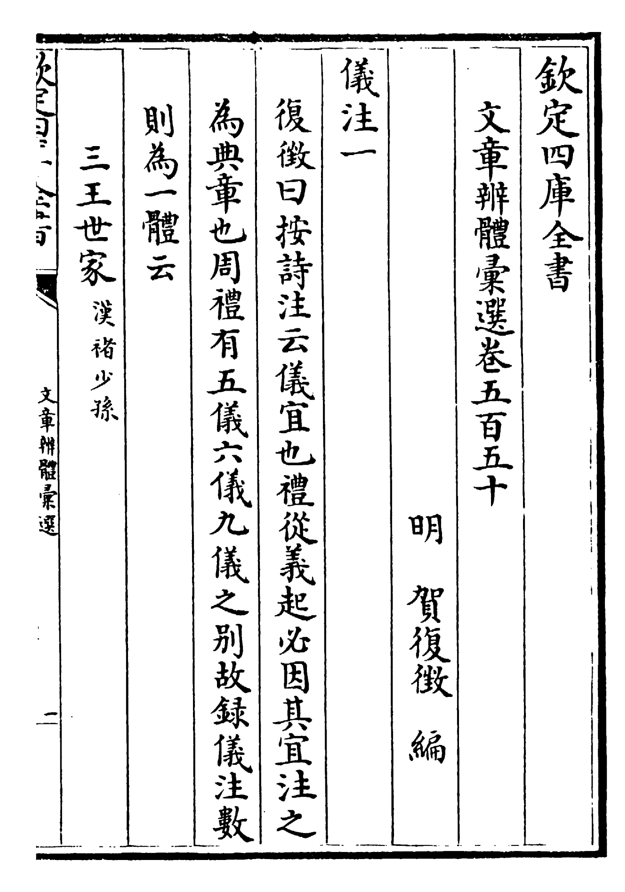
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牆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槍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絶口賊怒支觧之以殉其子幹前救君中槍也然猶力戰竟墜崖死敗兵先舁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屍賊裯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

會君到即檄君勦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為之振乃移君奉新討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抜之賊又立寨鷄公嶺君又抜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絶其出道塹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諜者言賊饑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乇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乎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與君登弘治六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兖州府通

判正德改元復其官歴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夫逆竪之亂炎荒瘴海之濵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乃今死以此君為主事也檢獄政日莅視獄中人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

曰我刑殺大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於兵者也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大命故京房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金州學生娶黄氏紈娶馬氏斡死于孝者也娶劉氏春聘髙氏二女長適劉𥡴舉人次適李瞳州學生君父諱止大同府知府止父貴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安陸州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九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五十

明 賀復徵 編

儀注一

復徵曰按詩注云儀宜也禮從義起必因其宜注之為典章也周禮有五儀六儀九儀之别故録儀注數則為一體云

三王世家 漢褚少孫

大司馬臣去病（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

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張湯太常臣充趙充大行令臣息李息太子少傅臣安任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

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公孫賀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一作閦臣旦

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索隱曰謂皇子未習教義而强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則大臣何所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

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傅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廟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絶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蕭何謚文終）褒厲羣臣平津侯等（公孫弘封平津）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

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白牡殷牲也騂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

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犀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

甲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諸侯爵位二等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繦緥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湊音臻氏音支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與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元戎兵車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

彰令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

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蕭何之玄孫酇侯壽成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葢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

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宫六年乙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漢雜事秘辛　楊慎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吴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

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採焉姁即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內讙譟食時商女女瑩從中閤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侍閉中閤子時日晷薄辰穿照蠡窗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豔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靨頤頷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

縣可鑒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赬抵攔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内向姁為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為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畧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臂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

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姁催令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焰及口鼻腋私足諸過臣妾姁女賤愚憨言不宣心書不符見謹秘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濶目所未見不謂爭逹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有司

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于紀在途則稱后故大將軍秉氏忠侯商女今大將軍參録尚書事秉氏侯冀女弟膺紹聖善舊協潛邸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循禮章特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一准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於六月癸未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録尚書事秉氏侯冀乾施坤受實始人經不有配儷曷奉天地宗廟爰謀公卿咸謂宜率前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父

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未閑訓誡衣履若而人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大將軍參録尚書事乘氏侯冀與工臣冀頓首再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録尚書事乘氏侯冀兩儀配儷承天統物正位於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女弟女瑩父母所生先臣故九江太守定陵鄉侯統之遺玄孫先臣故褒親愍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乘氏侯

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秉氏忠侯商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侍中駉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故大鴻臚駉陽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歲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戊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録尚書事秉氏侯冀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辛卯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録尚書事秉氏侯冀之女弟有母儀之德窈窕

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黄金二萬斤馬十二匹玄纁穀璧以章典禮令使使持節司徒戒太常弘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録尚書事秉氏湊冀謀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令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重宣中詔吉日惟今月庚子可迎臣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庚子皇帝制詔大將軍

參錄尚書事秉氏侯冀歲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令使使持節太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脩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蝝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悚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紺上玄下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鎮加以翡翠朱鳥袜乘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檳畫輈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華駕駟馬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屬

車四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鳳凰闟戟九斿雲罕金鉦

黄鉞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隷校尉河南尹妻

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從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黄

門鼓吹五時副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五將導騎

千乘萬騎引至闕下自皇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

八月乙未詔曰維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軍

乘氏忠侯商女女瑩朕聞任姒佐周綿運八百良以德

重黄裳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嗣歴服爰求英淑共

臨海內惟兩夙聞內戒德冠後庭有夭桃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母儀天下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綬宗正千秋為副立爾為皇后其敬慎中饋以踐乃位無替朕命永奠坤維后即位於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陛設虎賁旄頭五牛旗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稱臣妾皇帝萬年畢住位太尉喬授璽綬中常侍超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

授昭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黄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

漢建武封禪儀記 漢馬第伯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将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子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

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黄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城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

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逕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几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頼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

復勉强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觀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捍石捫天之難也初上北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

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
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
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名陵人姓楊名通
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
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
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
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
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埽

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棃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上跪拜置棃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濟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脇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補訂建武封禪儀記　馬第伯

建武三十二年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宫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将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将先上山一一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将軍大夫黄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

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

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髙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强相將行到天闕自以巳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廣五六尺仰觀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

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

者汝南名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

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

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

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

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

人多致錢物壇上亦不得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

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

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

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泰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脇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

雲瑞命篇岱嶽之瑞以日為應也二十二日晨燎祭天於泰山晨祭也日高三丈所燔燎燔燎煙正上也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百為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食時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日中後到山上更衣須臾羣臣畢就位早晡時即位于壇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尚書令奉玉牒檢國家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騶騎三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

印封石檢以金為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黒各如其方色國家再拜羣臣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遥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讙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

卧巖石下明日早大醫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廹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祁泰山窂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二十五日禪祭地於梁陰功効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四月已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五十